

德語在阿爾薩斯年輕一代中的衰退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自 1945 年以來，阿爾薩斯語的代際傳承急劇衰退，近幾十年來更有加速之勢。人口普查和調查數據只能提供近似的結論，因為法國人口普查並不詢問語言情況，而各項調查對“使用者”的界定也各不相同。Office pour la langue et les cultures d'Alsace et de Moselle（阿爾薩斯和摩澤爾語言與文化辦公室，OLCA）於 2012 年委託開展的一項調查發現，阿爾薩斯成年人口中略低於一半的人自稱能熟練使用該方言，其中最年長的年齡組比例要高得多，而三十歲以下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¹ 此前與 1999 年人口普查相關聯的家庭調查數據也顯示出類似的年齡梯度：在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組建的家庭中，父母向子女的傳承急劇下降。² 上萊茵省（Haut-Rhin）是距巴塞爾最近的省份，其情況大致與阿爾薩斯平均水平相當，不過該方言在松德高（Sundgau）農村地區的保存情況略好於米盧斯或聖路易。

3

方言的衰退對巴塞爾而言意義重大，因為長期以來，方言一直是通往德語的橋樑。在家中講方言長大的阿爾薩斯人可以比較輕鬆地學會標準德語，並且從在巴塞爾工廠上班的第一天起就能聽懂巴塞爾德語（Baseldytsch）的對話。而一個從小隻講法語的年輕阿爾薩斯人則必須把德語當作外語來學習，所依靠的往往是學校課程，而這些課程只能讓人掌握有限的語言能力。H 部分已經說明，近幾十年來從阿爾薩斯前往瑞士的跨境通勤者人數不斷上升，而

德語在阿爾薩斯年輕一代中的衰退

前往德國的阿爾薩斯通勤者人數則有所下降。地區文獻給出的解釋之一，恰恰就是德語能力的這種削弱。⁴ 巴塞爾的瑞士勞動力市場比巴登的德國勞動力市場更容易接受法語，因為巴塞爾的大型僱主以英語工作，許多部門都有講法語的員工。相比之下，馬克格雷夫勒蘭（Markgräflerland）的德國 *Mittelstand*（中型企業）僱主通常要求員工講德語。

這種衰退還具有文化層面的意義。上萊茵地區共同的阿勒曼尼空間意識——約翰·彼得·黑貝爾（Johann Peter Hebel）等作家在 1800 年前後曾以方言詩歌加以頌揚——依賴於一種共同的口語。黑貝爾以馬克格雷夫勒蘭方言寫下了他的 *Alemannische Gedichte*（《阿勒曼尼詩集》），巴塞爾和松德高的讀者閱讀起來毫無困難。⁵ 當年輕的阿爾薩斯人只講法語，而巴塞爾的年輕人彼此之間講方言、工作中講英語時，這一共同空間主要只存在於機構、節慶活動和老一輩人的記憶之中。正如下面各節所示，阿爾薩斯的若干協會和公共機構正致力於扭轉這一趨勢，但它們的努力集中於將標準德語作為學校語言。曾經連接邊境兩側村莊的自發口語方言，在阿爾薩斯的許多地方已成為年齡和農村出身的標誌。

1 註釋

1. 參見 OLCA 委託開展並於 2012 年發佈的關於地區語言的調查（根據已發佈的摘要，約 43% 的受訪者自稱能熟練使用阿爾薩斯語，而在 18 至 29 歲年齡組中僅約 10% 至 15%）。數據有待核實。
2. 關於 1999 年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家庭調查（Enquête Famille）以及阿爾薩斯地區語言的傳承，參見 INSEE 和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INED）基於該調查的出版物。數據有待核實。

3. 阿爾薩斯內部的地區差異見於 OLCA 的調查以及阿爾薩斯歐洲共同體（Collectivité européenne d'Alsace）後來的研究。現狀有待核實。
4. 關於來自阿爾薩斯的跨境通勤結構，參見本書 H 部分第二章。關於阿爾薩斯前往德國通勤的減少以及語言能力的作用，參見上萊茵統計合作機構和 Infobest 網絡的研究。現狀有待核實。
5. 關於出生於巴塞爾的約翰·彼得·黑貝爾（Johann Peter Hebel，1760–1826）及其 Alemannische Gedichte（1803 年），參見有關黑貝爾的標準文獻。關於黑貝爾與巴塞爾的聯繫，另見本書 J 部分第一章。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basel-the-decline-of-german-among-younger-alsatians